

通神

70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每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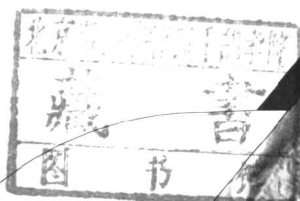
I 247.55 571

1
270

71935

通神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70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⑦

出版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迷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洪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一封神秘的来信

大型滑翔机运动，是一种相当冷门的运动。

一般来说，运动员——滑翔机的驾驶者，所控制的滑翔机，有十到二十公尺长。滑翔机上，没有任何机械动力装置，它之所以能够在天空中作长距离的飞行，纯粹是利用空气的浮力和流动力（风），原理和浮在水面上的帆船，基本上相同，可是却又复杂得多，牵涉到空气动力、气象学等多方面的学问。

滑翔机的外形，虽然有机翼、机身、机尾和方向舵，但是和普通的飞机，也大不相同，机翼比较长，用制造设计滑翔机的术语来说，就是“机翼展弦大”。

这种运动之所以不能普遍化，并不是因为喜欢的人少，而是它的花费十分巨大。制造一架性能好的滑翔机，要用轻而结实的特种木材，这种木材价格高昂，而且要有大片的空地，供滑翔机起飞之用。

滑翔机自己不能起飞，要驾高速的汽车或者小型的飞机拉上去。那情形和放风筝相仿，只不过有人在机上操纵，顺着气流飞行。

操纵滑翔机，是很身不由己的，几乎全由气流决定，驾驶者无法与气流对抗，只能利用气流来飞行。

说了许多关于大型载人滑翔机的事，看来好像很平淡，不像是一篇小说的开始。其实不然，有很多怪异莫名、惊险刺激的事，开始的时候，也许是平淡得一点也不受人注

意的。

譬如说，下面的一个“画面”，能令人感到什么刺激呢？用了“画面”这样的字眼，是企图用文字在读者的脑中，造成一个如同看到画面的印象——请只把它当作画面来看，是静止的、无声的，恰像在看一幅照片。

那是一个相当宽敞的起居室。起居室和客厅不同，在居住环境还没有那么恶劣的时候，屋子中都有起居室，那是供家庭成员相聚、休息、谈天之用。并不专用来招待客人。当然，如果是这个家庭特别熟稔的朋友，也可以在起居室之中，和主人一起闲聊。

起居室的布置极其幽雅，调和而高贵，一望而知，主人是一个学识丰富、品味极高的知识分子，浅米色的地毯，接近纯白的沙发，壁上悬挂的是甲骨文的条屏，和淡墨的山水画，整个起居室中的色调是那么柔和。所以，有一样东西，实在是不应该属于这样的一个起居室。那东西虽然放在一角，已经是一个尽量不使人注目的地方，可是因为它实在和室中其余的陈设不相称，所以任何人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到它。而且，看到它之后，也会忍不住皱眉头。

这时，就有一个年轻人在那东西前皱着眉头，盯着那东西。

那东西是什么呢？其实也很普通，不是什么罕见的物件，也不是什么奇形怪状，令人有恐怖感的事物，它只不过是一个模型，一架滑翔机的模型。

那模型机翼横展，大约有一公尺长。由于一般滑翔机的设计，机身都较机翼为短，这模型也不例外。模型制作

得十分精美，机首微微向上，显示出它正在顺着上升的气流在向上升。整个模型，固定在一个支架上，支架的高度，到一个普通人的胸口。

这样的一具模型，放在一个年轻人专用的房间，自然再适合也没有了，可是它却放在那么幽雅，充满了文化气息的一间起居室中。

而且，就在那滑翔机的模型之旁，还有一张安乐椅，那张安乐椅看来相当旧，紧贴着支架放着，这样放法，看起来十分奇特，因为支架阻住了椅子，如果有人想去坐这张安乐椅的话，一定得大费周折，要把支架连同模型，一起移开，才能达到目的。

一张椅子用这样的方法放着，唯一的目的，似乎只有一个：不想有人去坐这张椅子。

然而，要是不想有人去坐这张椅子，又为什么放一张椅子在那里呢？

看，有点古怪了，是不是？

站在那滑翔机模型前面的那个年轻人，身子很高，称得上气宇轩昂，他留着连腮的长胡子，手中拿着一只烟斗，正有几丝烟自烟斗中冒出来，他的衣着十分随便，但是看起来很令人感到舒服，他有相当浓的眉，眼中有一种近乎固执的眼光。

如果是一个对探险、考古有兴趣的人，一看到这个大胡子青年，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人。这青年虽然只有二十七岁，可是已经是一个出色的探险家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，曾经一连三期，为他出过专集，褒扬他在中美洲宏都拉斯

丛林中探险工作的成就。而他在南美北部，圭亚那地区的探险工作上的成就也极其骄人。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乐天。在乐天旁边不远处，一张沙发上，坐着一个中年人。男人的年纪有时比女人更难估计，一眼之下，只好统称之为“中年人”。这个中年人的年纪，可以说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。

他穿着一件白丝绸的中国短装，看来神采飘逸，有一股青春气息透出来，这个中年人，其实已经接近六十岁了，他的外貌，正好说明了他的职业，他是大学教授。乐清和教授在各国古文字学上的造诣是学术界钦佩的，有许多文字，世界上根本已不通用了，只有几个人可以认得，在认得那些文字的，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中，乐清和教授必然是其中之一。举一个例子说，公元九二〇年，有一种文字，曾在中国出现、使用，历一百余年，那是契丹文字。这种结构复杂的方块文字，昙花一现，很快就在人类的文化舞台上被人忘记，如今世上能懂契丹文字的人，不超过四个，乐清和教授，当然是其中之一，而且，除了他之外的三个人，都是他的学生。

乐教授和他的儿子乐天并排站在一起的话，甚至会比乐天更年轻，那自然是因为乐天留有胡子的原因。而乐教授在学术上有这样高的成就，别错以为他是一个文质彬彬，体弱多病的人。相反，他身形高大，而且一直维持着体育家的体型。高级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，和运动家的体型，调和地糅在一起，使他比实际年龄看来少了十多岁，足可以成为年轻女孩心仪的对象有余。

这时，乐清和教授只是悠闲地坐在沙发上，视线投向另一角，神情满足而闲适，看来是人生最美满的境界。

在那一角，有两张紫檀木的明式椅子。在两张椅子之间的，是一张棋几，那是一整块紫檀木制成的，方方正正的一块，看来厚重结实，棋几上的格子，是用一种浅紫色的罗甸镶嵌出来的。

这两张椅子和一张棋几，日本曾有一个九段棋手来看过，喜爱得在一旁留连不去两小时之久。当时乐清和教授的反应是：“真对不起，这套棋具的珍贵，并不在于它的金钱价值。它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，那是我太太家祖传的物件，不能送人，不然的话倒可以送给阁下。”

九段棋手叹了一口气，回答道：“明年的棋圣大赛，是不是可以借这副棋具一用？”

乐清和当时，望向他的妻子，征求她的同意。乐夫人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于是，那一年的日本最受瞩目的棋圣大赛，这套椅子和棋几，成了赛外最热门的话题，自然，那是好多年之前的事了。

这时，乐清和望着那一角，椅上坐着两人，正在对弈。一个是中年妇人，梳着髻，容颜清雅宜人，看了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安祥之感，她穿着素色的绸子便服、绣花鞋，皮肤白皙，一手搭在棋盒的边上，一手执着一柄象牙柄，上面用极精细的工笔绘出“戏婴图”的团扇，露出爱怜的目光，望着坐在她对面，和她对弈的一个少女。

这个中年妇人，全身散发的那种典雅的气息，仿佛她

完全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或者说，仿佛她完全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

她应该属于中国的古代，那种高人雅士，诗酒唱和，天地悠悠，抒情怀为文字，流传千古的那种时代。

这个使人一看到就悠然神往的女人，就是乐清和教授的夫人，方婉仪。

像方婉仪这样的风范，她当然是在一个世家大族中长大的。方家的声势，极其显赫，历代都是大官，方婉仪在大学时代，是当时走在时代最尖端的年轻人，她留学欧洲，在音乐、绘画上都有极高的造诣，而且精通各国文字语言，更难得的是，在她的身上，谁也看不出，她是那么富有。从她的父亲那一代开始经商，一帆风顺，财富与日俱增，而她的父亲又只有她一个女儿，所以在她二十五岁那年，她父亲逝世之后，她就承受了父亲的全部遗产，在当时，已经名列世界十大富翁之列了。

财富一点没有影响她的艺术气质，她自己并不直接参加企业的经营，只是把企业委托给可靠的、有才干的人去经营。事业一直在发展，到如今，已是世界性的大企业了。

在她对面的那个年轻女郎，和她完全是另一个类型，两个人的不同，简直使人怀疑她们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，可是，她们却偏偏是母女。那年轻女郎的名字是乐音。乐音肤色似古铜，身材健美得任何衣服穿在她的身上，都裹不住她优美玲珑的曲线，她是运动员，是女子现代五项运动的先驱，她在女子现代五项运动上所创下的高分数，是世界纪录，这个纪录自她在三年前创下以来，每年都被打破，

可是打破者都是她自己。她尤其精熟于剑击、骑术和游泳，她的闺房之中，各项奖牌、奖杯之多，数也数不清，而乐音并不是把那些奖品整齐地陈列起来，而只是把它们胡乱放在一只巨大的圆形玻璃缸之中。

这正是她的性格，她热爱运动、热衷竞赛，爽朗、开放，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，没有任何一件事，可以束住她活跃的心。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，似乎都无时无刻不在飞跃。这时她穿着一条洗得发了白的黄短裤，一件运动背心。她这样的装束，和她面前的那些棋子，完全是格格不入的，而这局棋，她显然已经一败涂地了，所以她皱着浓眉，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

好了，花了许多文字，来构成这个“画面”，读者看了之后，有什么印象？

那应该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家庭了吧，他们那么富有，每一个成员，又那样各自有成就，而且他们自己又那么喜欢自己在做的事。

这样的—个家庭，这样出色的人物，会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呢？看来是不可能的，真的不可能的！

但，如果真的不可能的话，故事也就说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

好了，静止的“画面”，让它动起来，让它发出声响。

首先动起来的，是一只十六世纪法国精致的钟，它先发出了“嗒”的一声响，然后，钟面上，精致的法郎钟面上的秋千架上的一个西洋少女，就开始挣动，每动一下，就发出一下清脆的“嗒”的一声，一共动了五下，响了五下，

才静了下来。

乐音在这时，双手在棋盘上一阵乱搅，道：“不玩了，再学，也下不过你！”

乐夫人微笑着，乐清和却笑出声来，道：“下棋，也是一种运动！”

乐音用力摇了一下头，她的头发十分短，短得比许多男孩子还要短：“我喜欢真正动的运动。”乐清和直了直身子：“下棋，更需要脑子的运动！”

乐音有点放肆地笑了起来，她对待父亲的态度不像是女儿对父亲，就像是朋友对朋友，她甚至伸手直指着父亲：“爸，你以为别的运动不必用脑？试举出一种不必用脑的运动来！”

乐清和张大了口，一时之间，被女儿问得说不出话来。乐天在一旁沉声道：“短跑——”

乐天的话才一出口，乐音就“哈”地一声，笑了起来。由于乐音的笑声中，这样充满了自信，乐天不禁犹豫了起来，忙加上了一句：“——也许！”

乐音在走路的时候，看来也像是在跳跃一样，她来到乐天的面前，道：“不必争论了吧，连你自己对自己的说法也表示不相信了！”

乐天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词的人，只好无可奈何地点着头，为了避免他妹妹继续说话令他发窘，他转移了话题，指着那具滑翔机的模型，道：“爸，我真不明白，这个模型，为什么一直放在这，多么不调和？”

乐音也道：“是呀，我一生之中，唯一的一次捋骂，也

是为了那滑翔机模型。”

乐音对那次捋骂的印象，其实已经很模糊了，她依稀记得，她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在起居室奔跑，撞倒了支架，令得模型跌在地上，折断了一只翼。

当时的情形是，她母亲一言不发地拾起断翼和模型来，拿着离去，她父亲却骂了她一顿。由于那是她第一次捋骂，所以乐音当时的反应，也异于一般孩子，她没有哭，也不害怕，只是瞪大了眼望着父亲，心中不明白何以平时那么疼爱自己的父亲，忽然之间看起来，变成这样一副凶得滑稽的样子。

折断的机翼，后来经过精心的修补，模型又恢复了原状，仍然放在原来的地方，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，只有范叔曾偷偷买了一大堆乐音最喜欢吃的白糖酸梅子——那是一种十分不洁的食物，大人都不许小孩吃的，在乐音吃得心满意足之后，范叔才告诉他：“小音，乖乖，听范叔的话，你以后喜欢吃什么，范叔就替你去买，喜欢做什么，范叔就替你去做，只要你答应范叔一件事，而且不准问为什么！”

乐音满心欢喜，一口答应。

范叔道：“以后，碰也别去碰那只飞机模型。”

范叔没有受过教育，分不清滑翔机和飞机有什么不同，所以他称那模型为“飞机”。乐音的大眼珠转动着，一句“为什么”几乎已经讲出来了，但想起刚才自己一口答应了范叔的条件，所以，就忍住了没有问出来。

乐音倒真能遵守诺言，自然，一半也为了那滑翔机模

型，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，所以，以后她碰都不去碰它。而由于她遵守着诺言，她得到的好处可真不少，像她那种高尚家庭的女孩子所享受不到的一切，在范叔的包底下，她都可以享受得到。例如在小溪摸虾子，在泥浆中打滚，吃街头食物摊上的小食，和装病不去上学等等。

范叔是方家的管家，现在，当然是乐家的管家。范叔的三个儿子，全有着博士头衔，是方婉仪的企业之中地位极高的人物，是国际商界著名的人物，可是范叔却仍然喜欢留在乐家。其实他什么事也不用做，可是他还是喜欢做，看到哪一件家具上，稍微有一点灰尘，就会把佣人叫来，大声申斥一番。

乐天 and 乐音都十分喜欢范叔，只有乐清和对范叔称呼乐夫人为“小姐”略有不满之外，对他也十分客气。

这时，当乐音这样说了之后，等着她父母的反应。她看到她母亲低下头去，而且显然不必要，只是为了掩饰什么，摸着手中的团扇。而她的父亲，则微皱着眉，显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再谈下去。

乐天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小音，看来你如果不想捱第二次骂的话，还是别惹这个模型的好！”

乐音苦笑道：“是你先提起来的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范叔推门走了进来，手中拿着一叠信，口中咕哝着，道：“那些人，越来越懒了，信早就送来了，他们都不拿进来！”

范叔一进来，大家好像都忘了那模型的事，乐音奔过去，从范叔的手中抢过信来，迅速拣着，抽出了其中一封

一溜烟地奔出去。乐清和摇着头，望向他的妻子，道：“你看看！”

乐夫人报以微笑，范叔将信放在乐清和旁边的几上，又走过去，把一些小摆设摆得好一些，忽然又转过身来，瞪着乐天。

乐天忙道：“范叔，不准说我的胡子！”

范叔道：“不说就不说，难怪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哼！”

乐天笑了起来，摸向范叔的背上，叫道：“范叔，背我！”

那是他小时候常做的动作，范叔被他逗得笑了起来，乐天也高兴地笑着。但是他们两人的笑声，陡然停止了。他们突然笑不下去的原因，是由于看到了乐清和的神态十分怪异之故。

当那一叠信放在乐清和的身边之后，他顺手拿起了一封，拆开看看。这时，乐天 and 范叔向他看过去，看到他的双眼盯着信，脸色煞白，双手甚至不住在发抖。在乐天的印象中，他父亲一直是一个态度雍容的学者，根本世上不会有什么事情令得他惊惶的。可是这时，他的情形却这样张皇！

连乐夫人也发觉了，她叫着乐清和的名字：“什么人的信？”

乐清和陡然震动了一下，神情也镇定了下来，道：“一个运动俱乐部的信，没有什么。”他说着，就将信纸捏成一团，可是又不抛去，紧捏在手心。

火堆下的少女

乐清和的这个动作，又是异常的。可是乐夫人仍然看来安祥，道：“和小音有关？”

乐清和笑着，道：“不是，是多年前……我是会员的一个运动俱乐部。”

乐夫人的脸色略变了变，向那个滑翔机的模型，望了一眼，声音听来有点幽幽的：“哦，那个俱乐部！”

乐天忍不住问：“什么俱乐部？”

可是他的问题，并没有得到回答，这时，乐音的声音自外传来，叫着：“阿哥！阿哥！”

乐天向外走了出去，范叔想说什么而没有说，也走了出去。

乐夫人扬了扬眉，道：“你早已不参加活动了，还来信干什么？”

乐清和道：“就是啊！”

他说着，又将被他捏皱了的信纸弄平，向乐夫人递了过去。信是打字机打的，那实在是一封极其普通的邀请信，发信人是“法国滑翔机俱乐部主席尼诗”。

信的内容如下：“本俱乐部每年一度，滑翔机大赛，今年欣逢第四十周年，阁下为本会早期会员，届时若能拨冗光临，参加盛举，幸何如之！”

乐夫人拿着被团皱过的信纸，那实实在在是一封极普通的邀请信，可是乐夫人一面看着，一面手却在微微发抖。

不过，她始终是一个典雅、高贵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所以她懂得如何克制自己。乐清和低声叫道：“婉仪！”

在乐清和的那一下叫声之中，充满了他对妻子的柔情和关切，乐夫人现出一个十分牵强的笑容来，喃喃地道：“一年一度的滑翔机大赛！”

乐清和一欠身，伸手自他妻子的手中，把那封信取了过来，再次捏成一团，这次是连信封一起团起来的，顺手一抛，抛进了纸篓之中。

乐夫人的视线缓缓移动，移向纸篓，道：“清和，你不去？”

乐清和像是被蝎子螫了一下一样：“当然不去。”

乐夫人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抬头望向天花板，起居室的天花板上，有着颜色十分浅的浮雕，她缓慢地道：“我倒想去一下。”

乐清和陡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婉仪！”

乐夫人叹了一口气，重复着：“我想去一下。”

乐清和显然并不习惯于反对他妻子的意见，是以这时，虽然他的神情，谁都看得出是极度的不愿意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反对才好。

事实上，多年的夫妻生活之中，他们两人之间，甚至连最轻微的拌嘴也未曾有过，更未曾有过意见上的分歧。乐清和有点脸红，过了半晌，他才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乐夫人向她的丈夫抱歉地一笑，那是她发自内心的抱歉，因为她觉得自己和丈夫之间，意见是有了分歧。可是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她道：“你有没有看小天最近发表